

第十四回 张天师赐杵寻龙

杨四雄二战敖兴

四雄运起法力，腾空而起，直奔开福寺，想找到杨先祖，以求杀龙之法。没想到道宁禅师说杨先祖自放龙而出之后便离开了，临走之前留下一个锦盒，四雄接过锦盒，打开一看，只见盒中放着一枚玲珑剔透的玉扳指和一张纸条。道宁道：“先祖让贫僧转告将军，此物乃将军在天庭的随身之物，戴上此物，可恢复部分法力，助你降龙。”四雄取出扳指，戴在左手无名指上，顿时似有无穷的力量涌上全身，前世之事，慢慢回忆起来。于是，连忙倒身下拜，道：“多谢禅师。”道宁道：“将军请起，快看一看纸条之上，先祖还有何嘱咐？”四雄打开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找寻屠龙计，便上龙虎山。”四雄一想，龙虎山乃张天师的修炼之地，到哪里必能有屠龙的法子。于是连忙拜别禅师，赶赴龙虎山。

那龙虎山位于江西境界，乃道教第一名山，此山虽不高，但险峻异常，张天师自东汉时就在此修炼，早已得道成仙，道法精深。不多时，四雄到龙虎山上，降下云头，寻一小径而上，约一盏茶的功夫就听到山中有念诵之声，仔细一听，知道颂得正是《道德经》，连忙寻声而去。转过一座小山峰，就看见不远处一处道观，四雄拾阶而上，来到观前，只见观门之上三个大字“三清观”，刚劲有力。四雄走进道观，来到大殿之内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上面供奉着三清：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。殿中几个小道童正在念诵，四雄忙上前打听：“仙童有礼了，不知张天师可在观中？”道童抬头一看，一个黑大个站在满前，但说话又彬彬有礼，笑了笑说：“我家师父云游去了，并不在观中，不知你找我家师父何事？”四雄心中一沉，道：“我确是

有要事，急需面见天师，不知天师何时能回？”道童道：“师父已出去多日，按惯例这几日便回，施主要是不嫌弃观中粗陋，可在此稍住几日，等等我家师父。”四雄一想，也只能如此，便道：“如此多谢仙童了。”

这道童正是天师所变化，天师知道黑虎星要来，便早早的变化为道童在此等候。只见他将四雄引向观后，沿着小路走了两里，便见一处峭壁之上凸出一块巨石，巨石上竟然搭建了一间简陋的房子，道童道：“施主，这里原是我家师父修行之处，现已久无人居住，你且暂住于此，不须多日，我家师父便回。”四雄说：“好，多谢多谢。”道童说罢飘身离去。四雄见这周围茂林修竹，倒也宁静，确是个极佳的修行之地。

一晃三日，每日有道童送来三餐，四雄每天打坐练武，怎奈心急如焚，难得平静。到了第三日晚上，四雄还未入睡，就听得屋外竹林之中有呜咽之声，听声音却不像是人，倒像是什么野兽。四雄披衣而出，循声找去。不多时，在竹林之中发现一只雪白色的畜生，头脸似狐，却又生着两只角，身体似鹿，但又比鹿小了许多。只见此兽仰望明月，正在那里低声呜咽。四雄一看大惊，原来此兽已有灵性，正在拜月，采月之精华。四雄心说，在这灵山秀水之地，诚乃修行的大好时机，连野兽都能拜月修炼，为何我就不能修炼一番呢？于是，在竹林之中找到一块空地，席地而坐，五心向天，静心吐纳。不多时，四雄感觉自己进入了空冥之中，四周之物一起消失，只能得风声从耳边擦过，似乎连月光洒落的声音都能听到，直到月沉西山，四雄才回房休息。次日，四雄刚起来，就听到远处脚步声传来，马上便分辨出是昨日的道童，身着青色道袍，手里提着竹筐来送早餐。等道童进来，四雄一看，与自己刚才听到的分毫不差，心知昨夜修炼确有功效。于

是，用过早餐，四雄便又来到竹林之中，蒙上眼睛，用心聆听。只听见威风吹拂着竹林，发出飒飒之声，四雄似乎能看见竹林左右摇摆的姿态。

如此又过了几日，四雄已经领悟到用心去聆听、感悟的精髓。这天在巨石之上打坐，忽见山中云雾渐起，只见那云雾缭绕，忽如万马奔腾，忽如江河不息，变化多端，姿态万千。四雄饶有兴致，起身念了一声：“疾”，便冲入云中。他在那云中左右乱冲，但等他一冲过，云马上又恢复原样。四雄忽有所悟，停在半空，用手去抓，只见云气从手中穿过。四雄心想：“云之所以抓不住，是因为其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如果刀法也不拘于招式，能随心而欲，岂不天下无敌。但又要怎么样才能练出随心所欲的刀法呢？”四雄回房取出金刀，来到竹林当中，蒙上双眼，舞起金刀。刚刚站好起手式，突然想起，我又为何要从此处起手呢，于是，他垂下金刀，用心聆听竹叶落下之声，一刀挥了过去，只见金刀闪过，竹叶应声而断。如此这般，四雄在这竹林之中，以竹叶为敌练习金刀，竹叶落处，金刀便忽然而至，习练数日，竟练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刀法。

刀法已成，四雄心中大喜。正在此时，竹林外走来一人，一身白色道袍，白发百须，仙风道骨，边走边说：“恭喜黑虎将军悟道啊。”四雄连忙上前施礼，道：“仙长可是张天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贫道。”四雄施礼道：“天师，晚辈有礼了。借天师宝地，四雄习得刀法一套，正想为其命名，既然天师到来，还请天师赐名。”张天师道：“你这套刀法从云中而来，何不叫虚云刀法？”四雄道：“虚云刀法，刀法虚无，如云之无形，再贴切不过了。多谢天师。”张天师道：“将军，你杀龙大任如何了？”四雄道：“正想请教天师，多日前，那龙与我一战，我苦战不敌，身负重伤。当时我武艺不如他，今悟得虚云刀法，

或可与之一战。但那孽龙狡猾多端，若深藏水下不出，我如何才能找得到他？”天师道：“将军不必多虑，我这里有寻龙杵一只，又有寻龙诀一套，念此诀后，寻龙杵便可直奔水中寻龙，同时放出万道金光。到时，不怕那孽龙不出来。”说罢，伸出右手，念动咒语，霎时间一道金光闪过，手上就多了一把两尺多长的黑色铁棒，上面刻着黑黢黢几个字：寻龙杵。天师将寻龙杵递给四雄，道：“将军，你本是天神，此次下界专为此龙而来，且不可为世俗之事耽误，还是早成此功德，回天庭复命为上啊。”四雄道：“天师，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，虽然我知道杀此龙乃是我的使命，但我对此龙的来历一直不甚了了，还请天师明示。”张天师道：“将军何须多问，现在孽龙在那河中为害百姓，你只要除了此害，到时一切自明。”四雄见天师不肯多说，也就不再深问。

次日，四雄收拾行李，手持寻龙杵，直奔长沙而来，不多时，找到上次战龙之地。只见河面之上人烟稀少，两岸百姓全无。原来，敖兴刚一脱困就被四雄打伤，心中郁结，无处发泄，想起当年父亲之死，正是渔夫之罪，于是便每日兴风作浪，专门迫害渔夫，遇到渔夫便抓来毒打一顿。如此月余，不知害了多少好人，吓的是江上渔人少、梢翁不敢行。

四雄在附近打听，听到不少百姓咒骂孽龙，心中大恨：“没想到这龙竟如此凶恶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不放过。”于是，他拿出寻龙杵，念动寻龙诀，只见那寻龙杵金光闪烁，似有灵性一般冲入水中。四雄念声疾，便脚下生云，跟着那金光向前飞去。不多时，来到一处峭壁前，那峭壁下面是一处深潭，寻龙杵钻进水中，放出熠熠金光。四雄心说，那孽龙只怕在这深潭之内。果然，不多时，潭中水花飞溅，水面翻滚，一条青龙冲了出来，正是敖兴。

敖兴看见四雄，果然是仇人相见，骂道：“姓杨的，你好不识抬举，当日我饶你不死，你又来聒噪。罢罢罢，今日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纳命来。”四雄也不跟他多说，在地上顿了一下金刀，腾空而起，站在空中，骂道：“孽龙，你不思悔改，竟敢在此残害生灵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”敖兴大怒，挺戟朝四雄刺来。但见四雄也不慌忙，金刀垂手，敖兴一看四雄的起手式，甚是奇怪。他这金刀垂手，看不出是防御还是进攻，全身都是空门，可又该从何处进攻呢？心说，既是你自己找死，我就送你一程。说来也怪，那戟还未送到，四雄早已侧身避过，金刀直奔敖兴双手。敖兴吓了一跳，心说，这厮怎如鬼魅一般，如何料到我如何出招。他又怎知四雄在龙虎山悟出虚云刀法，已不拘泥于刀法形式，从敖兴的呼吸、出招时肌肉的收缩变化就已料到他必刺出这一戟，故早有了拆解之法。

两人战了几个回合，水面之上已是风起云涌。敖兴越战越心惊，他处处抢占先机，攻敌要害，怎奈杨四雄每次都能轻描淡写的化解，刀法飘忽不定，这样打下去必败无疑啊。敖兴心说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这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这邪门功夫，但他毕竟临敌经验不足，且让我诓他一诓。于是，虚晃一戟，化作巨龙，转身就走。四雄一看敖兴要逃，忙喊道：“孽龙，休走，今日非除了你不可。”驾起云头追了上去。敖兴修炼多年，不但能变化，且善能吐雾兴云、喷水吐火，他听到四雄追了上来，就边逃边喷出紫色云雾，不多时，就消失在云雾之中。正当四雄想催动寻龙杵之时，那敖兴突然从脚下冒了出来，口中喷出一道大火，四雄一个不防，全身烧了起来。于是连忙落下云头，跳入河中。敖兴见没能烧死他，也只好作罢，转身钻入水中。

四雄及时跳入水中灭火，因此并无大碍，从水中出来后心说：“没想到这孽龙竟如此狡猾，看样子想除了他并非易事。今日他必不肯再出来，我且找个地方歇息，明日再来寻他。”于是，沿河而上，往柳良德家中走去。远远的看见翠翠站在河边，心中一动，翠翠莫不是在等我吧。还未等走上前去，只见翠翠早早的看见了他，连忙跑了过来，往他怀中就是一扑，高兴的道：“四雄哥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”四雄心中一动，连忙推开她，说道：“翠翠，我回来了。你爹爹呢？”翠翠自己失态，满脸通红，低头说道：“爹爹打鱼去了，四雄哥，自从你走后，那孽龙就出来了，打伤了不少百姓。我本想劝爹爹等你回来再下河打鱼，怎奈家中没有别的生计，熬不下去，今日一早，爹爹便又出去了。我在家中无事，心想着你也该回来了，就在这里等候，没想到你真回来了。”四雄一听，心中一沉，心想：“刚才与那孽龙一战，让他逃脱，只怕他必不能善罢甘休，柳老丈会有危险。”于是忙问：“翠翠，可知你爹爹在哪里打鱼？”翠翠道：“爹爹一向在老河口打鱼。”四雄道：“快带我去。”翠翠一看四雄着急，也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四雄哥，我爹爹是不是会有危险？”四雄也不答话，拉起翠翠的手，念了声“疾”，二人腾空而起，直奔老河口。